

譯序	ix
中文版導讀	xiii
致謝	xix
導論	1
第一部 信仰的復興	
第 1 章 尋求尊重的信仰	13
第 2 章 信仰與尋找確定性	27
第 3 章 仰慕無立足處的觀看	53
第二部 恢復神學中的信仰	
第 4 章 公共及私人的神學	81
第 5 章 熱切追尋公共真理的神學	101
第三部 弄清楚聖經的意思	
第 6 章 索回故事：文本、權威，以及意義	121
第 7 章 世界上最偉大的講章：書卷作為羣體的聖經	153

第四部 傳統的轉化

第 8 章	回望過去與面向將來	189
第 9 章	傳遞與翻譯	207
第 10 章	整合與改革	227
第 11 章	冒著實在的風險	251
	譯跋	267
	參考書目	269
	索引	273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譯序

時光飛逝，距離我第一次接觸《信故我思：神學思考方法獻議》這本書已經將近二十年了！一九九六年，我到聖安德烈斯大學求學時所選的第一門課是哈特教授開授的「現代神學議題研討」，《信故我思》就是他的指定參考書。從該書和課堂上討論的內容可知，哈特的目的並非追逐時下流行的「新」議題，而是透過指出現代人對神學或信仰的誤解，從而建立正確的神學觀、把握信仰的基準點。因為在書中，哈特所使用的語言和觀念是「古代對神學的描述：『信仰者尋求理解』（*fidelis quaerens intellectum*）」，一點都不新（參本書頁1）。他對神學下了一個簡潔扼要的定義，就是本書的英文書名——faith thinking（信仰思考）。

「神學是透過信仰（faith）來理解它自身、它的對象（object），以及它在今日世界中的位置的嘗試。……這樣的探尋是信仰存在其自身無法逃避的必然結果。因為，如果信仰是真正的信仰的話，會禁不住地提問並尋找答案。」（參本書頁1）「……換句話說，神學的任務不僅要問『教會所傳所信的是甚麼？我們要如何適切地表達出來，好讓當代的人理解？』，更重

要的是必須詢問並回答『今天的教會**應該**傳甚麼、信甚麼？』』（參本書頁4）

很多時候，基督徒把「信仰/信心」想得太膚淺了。也就是說，我們先產生一個自己想要某某東西的「慾望」，接下來使用「意志力」堅持自己一定要得到它，然後要上帝按照我們的期望去完成這件事。很多基督徒認為，這就是信仰/信心的過程。但我們有仔細思考過嗎？上帝在這種所謂的信仰/信心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同被關在阿拉丁神燈裏，替人完成三個願望的奴隸精靈。

近年來，「世俗化」的思潮和異端邪教的衝擊力道，似乎讓華人教會難以招架。誠然，「信仰的挑戰」在基督教歷史中未曾停止過。因此，二十一世紀華人基督徒的處境，並沒有比教父時期或宗教改革時期的信仰前輩更艱難。但是整體而言，我們不得不承認，今日華人教會的信仰抵抗力與神學戰鬥力相對薄弱、片面、短暫。大多數的教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世俗化的入侵，卻束手無策，只能乾著急或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眼不見為淨。

筆者不禁要問，為甚麼華人教會遭遇信仰的衝擊與挑戰時總是力不從心？主要的原因，可能與教會普遍**不重視深度的信仰思考**有關。當違反信仰的勢力潛伏和醞釀的時候，大多數的教會既不帶領也不鼓勵信徒進行深度的神學思考，她們寧可安逸地沉醉在《活出美好》(*Your Best Life Now*) 的春夢裏。彷彿只要藉由成功神學式的自我或相互催眠，加上近乎自戀的《熱愛今生》(*Love Your Life*)，就能《活出全新的你》(*Become a Better You*)。當我們的弟兄姊妹都被這些似是而非的教導所麻痺，如何期待他們遇到攻擊的時候會有反擊和守望的能力呢？

誠如前面所言，《信故我思》的內容在於引導讀者掌握神學思考的方法，在多變的思想洪流中確立基督教信仰，因此本書

必定有助提升和深化讀者的神學思考能力。

哈特教授是一位思想敏銳、辯才無礙且授課生動的神學家，也是一位信仰堅定、溫柔謙卑且樂於服事的牧者。翻譯和閱讀本書，讓我猶如重新置身聖安德烈斯大學聖瑪麗亞學院的課堂和蘇格蘭聖公會聖安德烈堂的教堂中，聆聽他活潑熱情的授課與講道。

在此，我要感謝吳國安博士和謝樂知博士兩位年輕學者的協助，讓我翻譯本書前半部的過程更加順利。他們都是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班的校友，畢業後分別前往愛丁堡大學與阿斯伯利神學院攻讀博士。敝人有幸在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與他們相識，目睹他們在課堂上和課餘時的用心與成長，因此可以確定他們今天能夠在歷史神學和新約研究方面的成就，絕對不是偶然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必須感謝紹光兄的邀請，讓我能夠參與 *Faith Thinking* 的翻譯；更感謝他不辭辛勞地校閱我的譯文，讓中文譯本能夠忠實地傳達原作者哈特教授的想法。對我而言，紹光兄不僅是聖安德烈斯大學的學長、神學界的前輩，更是提攜、鼓勵和安慰我的主內好弟兄。從他的身上，我學習到基督徒學者應有的熱忱、謙卑與愛心。遺憾的是，由於我的翻譯能力不足和行政事務纏身，使得本書的出版進度嚴重落後，拖延至今才和讀者見面。對於基道出版社、紹光兄以及引頸期盼本書出版的讀者們，我感到萬分的抱歉。如今 *Faith Thinking* 的中譯本終於問世，紹光兄和我深切盼望它能夠對華人神學界做出貢獻，讓關心教會的中文讀者一起從事深度的神學反思。

歐力仁

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中文版導讀 】

· 這是一本怎樣的書？ ·

基本上，這是一本探討神學方法或進路 (approach) 的作品。但是作者在這裏要講的方法，並非一種手冊式、實作式的方法。所以「進路」一詞更為恰當。我們也可以說，這本書是屬於神學知識論的著作，討論神學知識的進路，並由此而無可避免地同時觸及神學知識的本性。事實上，這兩者是雙生的：有怎樣的神學知識進路，就有怎樣的神學知識本性，反之亦然。

在此需要立即補充或提醒讀者的，就是本書所講的神學，並非狹窄地指到系統或教義神學中的各種教義或論說，而是神學 (theology, the doctrine of God, the study of God) 這個字的基本意思：對上帝的認識。因此在本書不會找到任何三一論、基督論的討論，也不會找到這些教義或論說如何被建立起來的論述。

· 從本書的書名說起 ·

本書的英文名字叫 *Faith Thinking*，是弔詭的組合。為甚麼

是弔詭的呢？這涉及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的思考方式。一般來說，大家都會認為信仰與思考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斥的。要嗎是信仰，要嗎是思考，怎麼可能出現信仰思考這種情況呢？

然而，信仰思考正正是本書的主題。換另一種本書經常出現的說法，就是「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對於作者來說，這不單只是基督教的說法，更是一切知識的基本結構。未經證實的信仰或信念，是繼後知識的起點。離開了某一特殊的信仰或信念，不再以之為起點，就得轉換另一特殊的信仰或信念來建立知識。因此，信仰或信念是所有知識的立足點。問題只是這是一個怎樣的立足點。

信仰不單是繼後知識的立足點，也推動和軌約(regulate)以後尋求知識的活動。這種做法，無疑是否定知識論之中的客觀主義(objectivism)和相對的多元主義(relativist pluralism)所倡議的進路。前者排斥任何未經證實的信仰或信念，追求絕對確定無疑的知識，此中惟有理性可以勝任這一任務。後者並不相信理性，又拒絕委身於某一特殊而非普遍與必然的立場，而在眾多不同的觀點之間遊移往來。本書要走的，是在上述的兩條道路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 本書結構、進路 •

本書除了導論之外，共計四部分十一章。作者把整個做神學的議題，置於文化、哲學的氛圍之中來處理，因此本書並非純粹討論及建構一種神學方法或進路，而也同時是回應及批判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的攻擊。是以，本書頭三部分的寫法，都首先展示及闡述這些看法，然後再行分析它們的困難，予以批判，並證立(justify)基督教神學尋索知識的方法或進路。至於

第四部分，則各章都夾以批評也提出看法，可說是來回於拆毀與建立之間。

第一部分「信仰的復興」包括三章。第一章為讀者鋪設了當代的知識場景，展示出自啟蒙運動以來信仰或信念（不只是宗教意義上的）失去了應有的尊重，而被劃入私人領域之內，有別於公共領域的知識。這種對知識的看法其來有自，可以回溯至理性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對確定性的追尋。本書在第二章就分析這種客觀主義的知識論及其背景，以及其後提出異於客觀主義的經驗主義，以及嘗試整合兩者的康德（Immanuel Kant）的超越觀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

作者一直想突出的重點是，這些哲學在追尋知識的過程之中，都低貶及排斥特殊信仰或信念的委身，而渴想、羨慕「從無立足處觀看」。只是客觀主義以為得著了，而相對的多元主義者則承認最終不可得，兩者都不願意委身於某一特殊的信仰或信念立場。前者致力尋找客觀的確定性，要把知識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面；後者則因為無法得知這樣的基礎，而在眾多的特殊信仰或信念立場之間遊移往來，不作停駐。

對於這兩條追尋知識的進路，作者相繼援引了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和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的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和傳統（tradition），來批判客觀主義和相對的多元主義，指出究極來說它們都是以特殊信仰或信念為知識的基礎，卻不自知。作者並以他們這兩個觀念所構成的知識論為基礎，吸取納格爾（Thomas Nagel）的自我超越這看法，建構批判的實在主義（critical realism），以表示這種進路並非自我循環。這是第三章的主題。在與實在（reality）的接觸底下，特殊的傳統可以被調整、修改，形成新的傳統。由此，獲取知識就並非靜態的或往後循環的，反之乃是螺旋動態向前的。

相應於第一部分所檢視的兩種當代知識論，而有兩種基督

教神學的回應。這是本書第二部分「恢復神學中的信仰」要展示及超越的。這部分由兩章組成。第四章分別以潘寧博 (Wolfhart Pannenberg) 及麥奎利 (John Macquarrie) 為追尋客觀 (普遍與必然) 基礎的神學代表，以林貝克 (George Lindbeck) 為自閉的相對的多元主義的神學代表。前者高抬普遍共有的理性及經驗而貶低信仰，後者卻自限於特殊的信仰系統並自絕於跟實在的接觸。因此到了第五章，就回到傳統，但因著所接觸的實在而超越傳統這種討論之中。在基督教神學，這涉及了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自我啟示。這上帝的自我啟示既是過去的也是現在的亦是將來的，那麼面對上帝的自我啟示，特殊的神學傳統就落在恆常的調整與修正的過程之中。可是，基督教神學所講的故事，並非惟一的，它需要面對其他學科所講的故事，並且作出整合。但是，首先我們要知道基督教是怎樣講述它的故事，而這就進入了本書的第三部分「弄清楚聖經的意思」了。

本書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要一起閱讀的，並且不能抽離第一部分來閱讀第二部分。這兩部分可說是對當代神學知識論的批判性分析，以及第三條道路的獻議。

如果在第一部和第二部所討論的第三條路，相當形式化而不夠具體，那麼第三部分就進入具體的討論了。這本書的第三部分由兩章組成，討論聖經的解釋，以及聖經的本性。第六章檢視了三種解釋聖經的方法，分別是歷史鑑別法 (historical criticism)、讀者一回應鑑別法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文學 (正典及敘事) 鑑別法 (literary [canonical and narrative] criticism)。這三種鑑別法，其實相應於客觀主義和相對的多元主義 (任意的視角及自閉的觀點)。第七章以第六章為背景而重新檢討聖經的本性，以講章為類比指出聖經結合了事實的記錄與事實的解釋。其實，任何記錄都是解釋，沒有純粹的事實記錄，這是為甚麼歷史鑑別法有所不足、雖屬必然但不足夠。作

者指出聖靈加力給信仰羣體，不單寫成聖經也解釋聖經。這就表示閱讀聖經既不能忽略人的因素也不能忽略上帝的因素。聖靈在信仰羣體解釋聖經時，扮演橋梁的角色，使得聖經自身的傳統，在以後信仰羣體的解釋之中，仍然在核心的信息上得以延續不斷。

信仰羣體的傳統就建基於其對聖經的閱讀，由此進而可以討論傳統的轉化，這是本書第四部分「傳統的轉化」的內容。這部分共分四章。作者在第八章重新檢視傳統的灌輸在學習的過程中既是必要的環節，也是日後獨立思考的根基。但由於傳遞給不同羣體的需要，翻譯信息是不能避免的，以致可以從一個文化傳到另一個文化、一代傳到另一代。但這中間卻要留意核心信息的延續的問題。第九章就此即作出分析，並且涉及了這個故事自身的整合（integration）及融貫（coherence）。這要求是出於基督教信仰自身的，是相應於受造世界的結構的，由此而無可避免地要處理其他學科對世界的講論，在這個故事之中可以佔有的層次或位置。福音要講述一個整全、融合的故事。

到了第十章則全面進入整合的討論，但這裏要處理的是，在整合的過程之中涉及了福音故事的相關性（relevance）。面對今天已經不一樣的世界，聖經所講述的故事，為甚麼不是已經陳舊過去，而需要重新包裝，去除與時代脫節的種種，作出全面的更新？這不單是上帝的好消息如何在世界之中傳遞的問題，更是這好消息的內容是否可以脫離特殊的地方、羣體而呈現出來嗎？作者表示沒有去除歷史、文化的純淨福音，不可能提煉出毫無雜質的信息。這種追尋仍然是客觀主義的作祟，因此只有回到特殊的傳統之中，來從事螺旋動態的神學活動。最後的第十一章，作者表明這個進路本身所具有的風險。因為在當中沒有任何客觀的確定性，我們的特殊立場或傳統本身不是惟一的，並且實在也不在我們手中，這一切都使得神學知識是

冒險的。然而，這又在於我們相信我們所站之地是最佳的視角，可以信心滿滿的把看到的跟別的看法比較，推薦給別人，並且這一切都不是自閉的，因為我們所接觸的實在/上帝會向我們發出聲音，不斷修正、塑造我們對它/祂的認識。

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的關係，可以以聖經的相關性來連繫。聖經自身是一個傳統，但這個傳統跟今日的世界有甚麼相關性？這是作者最後要處理的議題，但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全書要處理的議題。

神學是甚麼？沒有思考的信仰是空洞的，沒有信仰的思考是盲目的。神學就是信仰思考，就是信仰尋求理解。

鄧紹光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致謝

本書的生命始於亞伯丁大學的學士講課。我十分感激好幾代的學生，他們容忍接納全書不同部分的早期（以及較少潤飾）版本，並幫助我查看有甚麼地方需要修改。我也感謝某些朋友，他們在這書成形期間，有分刺激思考，參與批判性討論，修正錯失和誤解，並踐行了鼓勵的服事。需要特別提及的是 Michael Partridge，他從早期就不斷慫恿我，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值得從事的企劃，並幫助我認定某些紮實的哲學方位，是需要邁向的。也得提及 John Yates 和 Leslie McCurdy，他們以無比的耐性，看了又看那在不同階段逐漸成形的文稿；還有那些批評、給予意見的朋友，他們的幫助都在眼前的文本中反映出來。不用說，仍然存在的不足與錯誤，不過表明我忽略了他們的忠告。

xi

還要多謝很多人，沒有他們的幫忙，本書不可能寫成。多謝 Gospel and Culture 的 Andrew Walker 邀請我提交寫作建議，並適時地推薦給 SPCK 納入這個系列。多謝我曾接觸過的 SPCK 的 Judith Longman、Brendan Walsh、Naomi Starkey 及其他職員，多謝他們不懈的鼓勵、幫助與支持。多謝我的同事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xx 信故我思

All Rights Reserved

與系主任 Professor David Fergusson，他讓我可以享用安息年假期，在這期間得以完成本書的大部分工作。多謝於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在劍橋時為我提供各種幫助和支持的人。多謝 Michael 和 Margaret MacCormack，他們友善地邀請我們到他們的家中。多謝 Tyndale House，使我可以待在它的聖所圖書館(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中，完成本書的大部分研究。多謝劍橋大學的圖書館、劍橋大學神學系，以及 Ridley Hall，它們各自慷慨地借出可供使用的設施。

最後，多謝我的妻子 Rachel，以及我的孩子 Jonathan 和 Naomi。他們發現我關上書房的門好作研究，卻從沒投訴，容許我自私地佔用自己的時間，又打岔他們的計劃以迎合我自己的行事曆，他們又給我充滿愛與支持的家庭環境，把挫折與困難留給自己，讓我可以安心寫作。我懷著愛，興奮地將本書獻給他們。

哈特
亞伯丁舊城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論

今日宗教最需要的是神學。不清楚自己位置的宗教無法生存。當今的宗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是甚麼。它厭惡被迫提問題。它討厭神學。

1

富希士 (Peter Taylor Forsyth)

在本書中，我想要解說和發展的神學模式，就是古代對神學的描述：「信仰者尋求理解」(*fidelis quaerens intellectum*)。神學是透過信仰(faith)來理解它自身、它的對象(object)，以及它在今日世界中的位置的嘗試。用我們的書名簡單地說，那就是：faith thinking(信仰思考)。這樣的探尋是信仰存在其自身無法逃避的必然結果。因為，如果信仰是真正的信仰的話，會禁不住地提問並尋找答案。因此，神學絕不是高尚的學術智性遊戲，只祕密地保留給少數初學者而已，以至在本質上跟一般的基督徒實際生活扯不上關係。當然，我們可以在高度的智性層次上從事神學，而且也需要有人致力於這種專業。但是，名為「基督教神學」(Christian theology)的活動，是生活在真實世界裏會思考的基督徒勢必產生的結果。我在這裏所說的

「思考」，單純是指我們人類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智性活動，如閱讀報紙、看電視，以及和初次見面的人互動、適應新環境、接收新資訊等，並且試著把它們整合至我們那較大的世界圖畫之中，以及把我們的所在置於這些東西之中。照這樣看來，儘管我們並非全是受過正式訓練的神學家，但是我們都是在從事「神學」，基督教信仰對我們來說，也要整合到那幅圖畫而成為其中一部分。

我們可以說，就信仰羣體的生活而言，每一個層次的介入都是不可或缺的。上帝會在不同的時代中重新呼召教會，讓她為信仰提出融貫 (coherent) 的講述，為上帝託付她的活潑真理——基督的福音——做見證。這樣的形構 (articulation) 和宣告，不能單局限在一個智性層次上，或是受制於任何一種社會羣組或文化。不論我們的智性資源如何，上帝都呼召我們，為我們的生命和盼望的源頭忠實地做見證並把見證形構出來。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沒有盡上己力了解基督教故事的基本要素，並思考如何適切地在我們的世代中重述這故事的話，那麼這個任務即使開始也不可能。單就這個理由就足以說明，神學思考不能夠只在大學或神學院裏進行，而是在每一位基督門徒的日常生活處境中進行。正如信仰為了跟其鄰舍分享一己所有，就必須尋求理解它自身 (faith seeks to understand itself)、它的內容以及情境 (situation)。我們不一定全都會成為偉大的福音使者或護教家；但是，肯定地，就如同在上帝的教會裏，像「信徒皆祭司」一樣，也有一種凡是上帝的子民都可以擁有的神學特權，而這特權不是只屬於學術菁英界之祭司 (學術聖殿的守護者) 而已。因為，認真負責地思考關於上帝、信仰的任務，也就是信仰尋求理解自身並且形構該理解，正是基督教神學的本質。當然，這樣看來，「每一位思考上帝的男女老少都算是在從事神學」。¹ 沒有人例外！每一個人作為信仰和見證羣體的一分

子，都蒙上帝呼召參與神學任務。

信仰尋求理解自身的時候，首先的意思是，必須注意並確信信仰本身就屬於人類基本的天賦 (disposition)。我現在並不是特別指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信仰，而是一般術語下的「信仰」(當然宗教信仰是其中的一種)，也就是：熱切委身於在我們面前並要求我們做出適當回應的真理的那種天賦。但是，必須一提的是，這種委身的最終合法性 (legitimacy) 和真實性無法透過見證或與不信者對質而毫不懷疑地被證實或建立。當前的智性氛圍對諸如此類的天賦頗為不贊成，甚至視為二等的知識。最好的情況是，他們會說，這類委身純粹是個人喜好，只要在公眾場合中控制得宜，不要以宣稱 (claims) 糾纏別人，就可以讓人完全接受。最糟的情況則是，把我們當作某種非理性的附庸或與時代脫節的迷信者。因為我們所相信的，是沒有受到任何有力證據所證實的無根意見，所以，為了我們個人自己和整體社會的益處，最好棄之不用。我們愈早擺脫幻覺 (無論年代如何久遠或多麼讓人喜愛)，就愈能在真實世界裏安心地生活並目光清晰。在這種氛圍下，我們認為，信仰應當鼓起勇氣面對這種情況，認清事實並接受自己之本相，並且找回可以跟自己共同存活的自信心；要將自己從「想要在質疑其存在必要性的人眼前，證立 (justify) 自己的存在，卻不斷感到希望渺茫，甚至絕望」的情境中解救出來。本書的前三章將盡力促進這種自我調整，將信仰的本性視為人類的天賦，並且探討它在基督徒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它和神學活動的關聯。我們努力的結果會讓讀者看到，信仰或信念 (belief) 的天賦絕對不是一般感知作用 (perception) 中的賤民，反倒是一切人類認知和思考——其實是一切真正「理性的」活動——整全 (integral) 而必要的一部分。

其次，信仰必須不斷尋找更好地理解信仰所相信的內容。當我們相信某些東西或對它投注相信時，這個事實首先一定隱

含了初步的理解，儘管只是部分而已。畢竟我們總不能說，我們相信某些東西但又對它毫無看法、完全不懂。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最初的把握是非常微不足道，甚至幾乎是難以言喻的。然而那想要把握和掌握事物，並將其轉變成信仰對象 (object of faith) 的熱情，不會滿足於這麼微小的成果太久的。信仰——如果是真正的信仰，而非只是智性上同意某某命題——總會想辦法更完整和更深入地認識和理解當中最要緊的事物。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由一種渴求所驅動：想要更多認識作為其源頭和存在之理由的事物；想要學習如何才能更恰當地言說和思考那個「實在」(reality) 和信仰羣體歷多個年代傳遞下來有關信仰知識的不同組成部分；思考出一種讓關乎我們所相信的這個實在的一切能彼此融貫的方式；並發掘適用於它的真理樣式。總而言之，信仰關乎的是它自己的故事或福音有著所謂的「內在融貫性」(internal coherence)。

4 我們可以從這項任務中辨認出 (identify) 兩種非常不同的要素：一方面，有描述性和解釋性的要素，藉此，信仰得以用清晰和融貫的方式把所相信的一切的總和，在當代的情境中展示出來，並解說明白。這樣一來，就必須仰賴既有的信念傳統和信念形構，也就是 (以基督教信仰來說) 具體表現在信經、敬拜、講道和其他各種教會生活與踐行方式的傳統。然而，努力維護基督教信息的內在融貫性的任務，不能單靠描述、形構和解釋而已。所以，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同樣重要的規範性 (normative) 和指引性 (prescriptive) 任務。換句話說，神學的任務不僅要問「教會所傳所信的是甚麼？我們要如何適切地表達出來，好讓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必須詢問並回答「今天的教會**應該**傳甚麼、信甚麼？」。關注內在融貫性的同時，也必須注意教會所宣講的故事之「外在指涉」(external reference)，是否符應那在世界之內和世界之外所發生的事

情的實際狀態，這是它對處在其面前又想要談論的客觀實在 (objective reality) 應該擔負的責任。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神學在本質上是要維持對真理的追尋，而不單只是 (被懷舊所驅動或歷史義務感所誤導) 不計代價地維護某個特定神學傳統的形貌和融貫性。

換句話說，這種反思是切合信仰與真理的對話，那正是一種批判性反思，而不僅僅是盲目地複述既有的真理體系。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任意伸展想像，輕忽既有的傳統，甚至以為不需以此為起點，無須經常牢牢立足其中，就可以從事神學。但是如果我們真心想要認識真理，並且讓真理模造和形塑我們的思想並進而言說它，那麼我們的神學思考就有必要維持最近一位作者所說的「詢問式的」態度，而不是「教義式的」態度。² 因此，我們可以說，站在由過去傳承而來之傳統肩膀上的信仰，無論如何必須永遠對「因為與真理相遇，迫使自己 and 傳統以某種基本的方式徹底分離」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我們不能認定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但是必須保持有這種可能的開放性。如此一來，「委身於傳統」和「察覺有需要背叛傳統」之間便會產生張力。當我們因著明顯的原因而察覺有背叛傳統的需要時，必須仔細查驗和評估，但是永遠不能事先禁止，除非我們準備穿上基要主義 (fundamentalism) 或教條主義 (dogmatism) 這類智性上的束身衣，一開始就抹殺掉真正的進展或發現的可能性，或創造性上天才的可能性。當然，只要這類問題一旦出現，就要立即對評估的判準 (criteria) 做仔細的考量，這些考量在處理知識時會被用上的。本書的部分篇幅要關注的就是各種「信仰的權威」(聖經 [scripture]、傳統、理性、處境 [context]、經驗……等等)，以及做神學時，它們可以、曾經以及正在如何被使用和誤用。

第三，信仰必須尋求理解它自身在其特殊歷史和文化處境/

脈絡中的位置。解釋與批判性反思這兩項任務都自然會要求和導向這種提問，並且嘗試認清教會信息的內在融貫性無法離開這種額外、進一步的任務。對我們來說，這包含詢問：基督教信仰的異常內容與當代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世界觀與人類的地位（二十世紀晚期西方社會整體思維背後的認定〔assumption〕、態度與踐行）有多吻合。這不但是非常必要的工作，且必須不斷恆常地更新。因為昨天的答案已經不能對應今天的問題。儘管神學的任務或「信仰尋求理解」不限於解答社會議題所生起的提問或難題，但是，即便是作見證、為自己和盼望的對象提出有意義的說明等這類更基本的任務，信仰必定已經考慮這些因素，否則它只能藏身在自己構築的部落裏面，自我囚禁於不相關與蒙昧主義（obscurantism）之中。接下來的幾章，我們正是要探討，神學是「相關的」（relevant）或成為「相關的」是甚麼意思。但是，不論是否有其他因素，神學與衍生它的社會之間的相關性（relevance）在於，神學使用該社會的語言（字面的或隱喻的都有），同時也熟悉該社會的關注和思考方式。這種熟悉度是所有溝通的先決條件，更何況是一切「良好的」溝通：我們與人見面、說話，必須因地制宜。

實際上，我們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大部分時候並沒有急迫到非得思考這些問題不可。只有當我們遇到與基督教信仰基本立場相牴觸的大眾態度和認定時，或是在現實生活的經驗中遇到信仰的難題或挑戰時，才不得不想。因為，的確「信是未見之事的實底」，而且福音「對希臘人來說是愚拙的」，我們可以合理的預期這類針對我們的問題會無可避免接踵而來。當然我們所處理的，並不是與基督徒對立的社會或文化的認定與態度。假如我們是身處異國的宣教士的話，就會如此。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在自己的處境裏尋求理解信仰，實際上我們本身是同一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產物），因此那種態度和

認定也或多或少內化在我們裏面。

這樣，我們必須做的不只是與那些挑戰我們看法的人，做外部對話而已，還要進行自我的內部對話。因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既屬於信仰羣體，也屬於該羣體之外的社會，需要向其見證那意義豐富的基督主權。正如美國天主教神學家特雷西 (David Tracy) 所說的：與其說基督徒活在 (in) 世界裏卻不屬於 (of) 世界，倒不如說，基督徒為了 (for；另譯朝向) 世界而脫離 (released from) 世界。³以神學來說，這意謂著——除非我們想做一個精神分裂的人——我們應當按照自己的方式、時間和能力，面對如下的難題與可能性：將我們的信仰的各種向度整合進社會所接受的更廣闊的事物圖畫之中；這樣我們就能居住在一個比較整合的世界，一個宇宙 (universe) 而不是多重宇宙 (multiverse)。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忠於「用有意義的方式向住在同一個世界中的人見證福音」的呼召。既然基督的 (Christ-ian) 信仰和當代人的想法不盡相同，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必定會相互的付出與收取、重新思考和重新塑造，好達至滿意的調整。至於信仰要如何付出與收取才算合理，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毫無疑問，我們常常發現自己的生活中有很多與我們共存但尚未解決的問題，因為我們所共有的信仰，即是我們從文化之中繼承過來對事物的廣泛理解，不斷地改變與發展。這表示這個任務是永不停止的。在本書中，我們把這項任務稱為信仰對福音「外在融貫性」(external coherence) 的關注，也就是對福音與廣泛的人類理解如何整合的關注。在這裏我要再次指出，我們不能只關心融貫性而已，必須把真理的問題，當成我們細心整合後的「理解」(我們的看法和陳述 [statement]) 是不是能和實在自身的形貌符應的問題。因此，神學帶有勾勒出「實在」的智性輪廓的企圖，因為它發自於對基督活潑與積極主動的

信仰，也就是「從真實無偽的信念所產生的足以說明存在那全然複雜意義的持續性智性努力」。⁴ 我認為，這是在現存與發展中的理解傳統 (tradition of understanding) (亦即「信仰與踐行的羣體」) 內部所進行的活動。只有在這種羣體裏面，才會對福音或其他事情進行嚴謹的思考。

實際上，這三種信仰尋求理解的嘗試向度無法分割，屬於同一個神學過程的三項要素。我再重複一次：這樣理解下的神學是完全符合信仰本質的活動，是無論何時何地信仰自然而不可避免主動產生的活動。但是自然的與不可避免的東西，不必然是理性所保證而以條理或合宜的方式產生的東西。英格蘭教會教義委員會 (Church of England Doctrine Commission) 的報告《基督徒信仰》(*Christian Believing*)，精簡地說：「神學不是不可取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它必須是好的神學。」⁵ 所以，重要的是，我們教會中數百萬的「平信徒神學家們」，必須好好思考如何從事神學的任務，才是最恰當的。

我就是以這樣的心思寫下這本書。所以，這本書的內容主要不是供學者或神學造詣很高的讀者閱讀的，乃是針對初次摸索如何做神學的初學者而寫的。基於這樣的考量，本書內容會盡量避免專業術語和神學著作的贅言。假如因為某種原因不得不用不用的話，也會加以說明和解釋。本書將處理做神學時常出現的核心問題，但不是為了提供指引性的答案，引導達至保證的成功 (彷彿真的可能!)，而是讓我們實際地看到這些五花八門的問題，如何透過在世的信仰行動獲得解答。換句話說，我們要做的是描述如何做神學，並從中學習，好讓讀者自己在神學領域的探險中獲得指引。除此之外，(為了吸引已經讀過其他神學方法導論的書，並且打算把這本書放回書架上的人) 我希望一開始呈現的是一種包含某些簇新向度和創新向度的做神學模式，這模式可以用比較新鮮和富啟發性的進路處理某些既古老

又惱人的問題。

「提問是作為人的責任之一……，靠著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恩典的亮光提問，則是基督徒的責任之一。」⁶ 所以，我們可以說，每一位基督徒都背負著從上帝那裏來的神學呼召和責任，也就是深思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及反思它的內在與外在融貫性。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有意願擔負起責任，並認真回應此一共同呼召之人的指引；幫助他們避開某些陷阱，辨認某些比較明確、更為有效的途徑。這樣也有助他們更新其對基督教信仰的信心，把它當作觀看和參與現代世界生活的一個值得尊重的立場。

註釋：

1. Church of England Doctrine Commission, *Christian Believing* (SPCK 1976), p.4.
2. Migliore, D.,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Paternoster Press 1972), p.1.
3. Tracy, D., *The Analogical Imagination* (SCM Press 1981), p.48.
4. *Christian Believing*, p.4.
5. *Christian Believing*, p.4.
6. Migliore,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p.17.